

林評選船山史論

卷二

商務印書館

評選船山史論卷二目錄

論袁紹曹操優劣

論馬日磾力不能爲溫嶠

論先主

論劉表

論呂布

論荀彧

論武侯之遇

論後主之狎小人

論武侯之苦志

論陳羣之削諫草

論管甯

論蜀漢君臣不能培養人才

論嵇紹

論晉諸王之置軍

論張華

論東海王越

論陸機

論劉殷

論元帝時爵賞之濫

論祖逖之用李頭

論高瞻之拒慕容廆

論張駿之請北伐

論處士龔壯復父叔之仇

論東晉國勢

論慕容恪之愛人

論王敦桓溫末路

論苻堅立教武堂

論王恭

論權謀不可恃

論劉裕

論王謐

論游士之肇亂

論庾戌土斷

論謝晦

評選船山史論卷二

閩縣林 紆畏廬父

論袁紹曹操優劣

所謂雄桀者。雖懷不測之情。而固可以名義馭也。明主起而馭之功業立。而其人
之大節亦終賴以全。惟貪利樂禍不恤名義者。爲不可馭之使。調良明主興。爲彭
越。盧芳。以自罹於誅而已。不然。則亂天下以爲人先。驅身殫家亡而國與俱敝。曹
操可馭者也。袁紹不可馭者也。起兵誅卓之時。操與孫堅戮力以與卓爭生死。而
紹晏坐於河內。孫堅收復雒陽。乘勝以攻卓。在旦晚之間也。而紹若罔聞。關東諸
將連屯以偕處。未有釁也。而紹首禍。而奪韓馥之冀州。先諸將而內訌者。無賴之
公孫瓚也。而紹誘之以首難。然則昔之從臾何進以誅宦官。知進之無能爲。而欲
乘之以偪漢爾。進不死。紹固不容之。而陳留又豈得終有天下乎。鮑信曰。袁紹自
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孫堅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將誰與

戮力。雖有漢高光武。欲收紹而使效奔走。必不得也。李密之所以終死於叛賊也。自其後事而觀之。則曹操之篡誠罪烈於紹。而操豈紹比哉。諸將方爭據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繞也。兗州黃巾也。未嘗一矢加於同事之諸侯。其據兗州。自稱刺史。雖無殊於紹。而得州於黃巾。非得州於劉岱也。擊走金尚者。王允之賞罰無經。有以召之也。然則獻帝而能中興。操固可以北面受賞而不獲罪於朝廷而不軌之志戢矣。紹擁兵河北。以與操爭天下。而操乃據兗州。以成爭天下之勢。紹導之。操乃應之。紹先之。操乃乘之。微紹之逆。操不先動。雖操之雄桀智計長於紹哉。抑操猶知名義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紹不知也。然則雖遇高光之主。紹亦爲彭越盧芳。而終不可馭。身死家滅。而徒爲人先驅貪利樂禍習與性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林紓曰。名義固可馭不測之雄桀。而不測之雄桀。其起事也。亦正假名義以自張。先生謂魏武可馭。袁紹不可馭。似魏武知名義。而紹不知焉者。實則皆非也。

羣雄未起。宦官獨訂於內。紹自計盡誅宦官。則名爲忠漢。就中可以得政。及何進死。董卓猖。紹爲漢之心始寒。其仍託義兵以取卓者。實以誅卓。則席四世三公之舊。仍可以得志於朝廷。迨見曹操英杰多兵謀。所與諸侯畫策。皆爭上著。又見操以孤軍進據成臯。大挫於嚴敵而不懈。且說己以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又部署其弟術。以軍向武關。此天下奇才也。紹知之。而張邈不知。故紹亦因循而不從操。其不從者。忌操也。遂決計擁兵自重。蓋深審卓雖誅而已才彌不及操。行且爲操所并。不如背漢圖王之爲得也。曹操者。謀深於紹。奄有天下之半。尙不受禪。留待其子。則試手之初。豈願加矢於同事之諸侯。領兗州。走金尙。此區區之事。不足爲操解免。但一言以蔽之曰。雄桀必假名義。卽漢高爲義帝發喪之故智。懷王之不能制項羽。亦斷不能更制漢高。獻帝之才。遜於懷王。謂能戢操不軌之志耶。先生謂操優於紹。可也。謂操能北面。紹不能北面。不可也。至於孫堅。則勇而尙氣之流也。爲

年十七。乃敢以獨身取海賊胡玉於錢塘。故新安澠池之兵。董卓謂長史劉艾曰。孫堅少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堅似勇矣。先生亦引堅之言。以證袁紹罪狀。然則堅終知義不叛漢矣。當堅擊呂布時。埽除宗廟。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匿而不獻。何也。若云防爲卓有。尙可說也。後乃與袁術爭此片玉。其事不甯可笑乎。綜言之。袁紹曹操孫堅。皆有利漢之心。雖紛紛託於名義。有初鮮終。均不足較其短長。但以兵略言之。似魏武優也。

論馬日磧力不能爲溫嶠

馬日磧趙岐之和解關東也。誰遣之。於時李傕郭汜引兵向闕。种拂戰死。天子步出宣平門。王允宋翼王宏駢死闕下。宮門之外。皆仇敵也。而暇念及於袁劉公孫。不輯於千里之外耶。故知非獻帝遣之。傕汜遣之也。關東諸將之起。以誅卓起。傕汜卓之部曲也。其引兵犯闕。以報卓之讐爲辭。呂布東走。而傕汜安能不憂誅卓之師。浸加於己哉。欲求款於關東。而恐其見拒。則姑以天子之詔爲和解之迂說。

亦其雖爲卓報仇而於關東則均爲王臣無異志也。此不款和而妙爲款和者也。劉表則自刺史而牧矣。曹操上書而優而使之歸矣。徵朱儁爲太僕矣。皆催汜以求免於關東之善術也。嗚呼。日磾岐爲漢之大臣而受賊之羈絡以聽其頤指。其頑鄙而不知恥亦至是哉。夫與賊同立於朝所難者不能自拔耳。二子者幸而得銜命以出。是溫嶠假手以圖王敦之機會也。紹術瓚表雖懷異志而朱儁曹操劉虞孫策夫豈不可激厲入援以解天子之困厄而命之曰和解則以和解畢事。曾不知有問及中朝者。二子將何辭以答也。故遣日磾岐者催汜也。奔走於諸將之間。覲顏以嚙囁者爲催汜效也。爲天下賤不亦宜乎。

林紓曰。先生之責馬日磾。謂其爲太尉乎。然袁隗楊彪諸公皆曾任三公者也。謂其能諫止王允不殺蔡邕。允不之從。後爲涼州諸將藉口。而李郭因叛人之惡允稱兵向闕。果如日磾之言。因許之爲溫嶠乎。紓曰。朱儁劉虞曹操孫策必不能因日磾之號召。而卽以兵清君側也。朱儁雅有威名。陶謙曾與諸守相共

奏記推爲太師。同討李傕。迨僱用周忠賈詡謀。一徵入朝。僞竟忘姦臣之僞詔。趨之恐後。清濁之不明。謂其能仗義辦賊耶。劉虞席虛名而不知兵。擁衆十萬。討公孫瓚。軍無部伍。初不習戰。瓚以銳士縱火攻之。敗走居庸。同其妻子爲瓚斬於薊市。此足審其無能矣。伯符固稱獬兒。然日磾仗節安集關東時。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而策方孤飄。依袁術自活。初許九江。乃用陳紀。已許廬江。再用劉勳。及拜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若云激厲入援。不特無兵。卽有萬衆。亦將爲袁術所疑而沮之。術固不心漢室者也。至於曹操。自合羣雄討卓。再擊不中。義心已寒。此時但自爲計。圖克自固。豈復計及朝廷。且亦非日磾之所能動。漢室三公。多負雅望。明知姦臣當道。然虛擁朝廷位號。則亦俯伏入橐。蓋外恃尊王之名。內懷赤族之懼。袁隗楊彪皆然。不能專責一日磾也。

論先主

劉先主之刺豫州。因陶謙也。其兼領徐州。亦因陶謙也。二袁曹操。皆受命於靈帝。

之末。呂布劉表。亦拜爵王廷而出者。唯先主未受命也。而不得。不因人以興。始因公孫瓚。繼因陶謙。周旋於兩。不足有爲者之左右。而名不登於天府。是以屢出而屢敗。孔北海知之已夙。而何爲不颺於王廷。北海之疏也。敗於呂布而歸許。然後受命而作牧。望乃著於天下。以義揆之。則受陶謙之命。兼領二州。其始不正。故終不足以動天下而興漢。亦始謀之不臧哉。及其爲左將軍。受詔誅操而出奔。乃北奔於袁紹。託非其人矣。而非過也。何也。旣已受命誅操。則許都之命。制自操者。義不得而受也。結孫權而分荆。奪劉璋以收益。可以不受命矣。可不受命。而制自己。故雖不足以興漢。而終奄有益州。以成鼎足之形。使其於陶謙授徐之日。早歸命宗邦。誅僭汜以安獻帝。紹與操其孰能禦之。而計不及此。孔北海亦莫之贊焉。徒與呂布袁術。一彼一此。爭衡於徐豫之間。惜哉。

林紓曰。漢高之興。起自亭長。光武之興。起自舂陵。漢高未受命於秦廷。光武亦未受命於孺子也。先主之率屬從鄒靖討黃巾。猶二祖耳。船山謂先主名不登

於天府。是以屢出而屢敗。然漢高之於項羽。亦屢敗者也。船山何由不責其未嘗受命於子嬰。蓋時有利鈍。勢有強弱。處屯否之交。當荏弱之勢。扶服忍恥。有不能以大義責者。先主之因公孫瓚。以曾同學於盧植之門。其因陶謙。謙蓋深知先主者也。

謙病篤謂糜竺非劉備不能安此州

英雄藉手無資。不得已領郡以定兵謀。若云不

正。不足以動天下。則鮑信蕭潛之至東郡。迎取魏武領兗州牧。其事尤不正於陶謙之讓徐州。天下何爲因魏武而動。可知事在人爲英雄。起事固不能責之以門地限之。以宦閥也。至云陶謙授徐之日。先主宜早歸命宗邦。此論固正。然亦未爲先主策其能否。先主甫領徐州。袁術已盡銳來攻。盱眙淮陰之役。先主之席初未暇煖。魏武已乘虛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宜城亭侯。命出宗邦。先主則固受之矣。然實未能討賊也。是時袁術之兵未卻。呂布之燄已張。先主奔走下邳小沛之間。妻子再失而再得之。妻子尙不自保。謂能計及催汜耶。故論古當度時勢。不能專責名義。先主受詔討賊時。正其歸命宗邦之時。董承計敗後。先

主幸得出。

魏武遣先主以兵要擊袁術也。

復爲魏武所疑。留諸將屯官渡。自以精騎襲先主。關

羽見禽。妻子復失。此時非託袁紹而奚託。慕容垂勢敗。亦託苻堅。而久久終不爲秦氏之臣。矧紹之待先主。尙抗禮無主臣之分。卽託之亦不爲恥。綜言之。蜀漢君心。終始心乎劉氏。先主累蹶。終成漢業。武侯累出祁山。終思光復漢業。至於時勢之間。當曲諒其能至與否。不能拘拘名義以督責之也。

論劉表

劉表無戡亂之才。所固然也。然謂曹操方挾天子。擅威福。將奪漢室。而表不能興勤王問罪之師。徒立學校。修禮樂。爲不急之務。則又非可以責表也。表雖有荊州。而隔冥隕之塞。未能北向以爭權。其約之以共滅曹氏者。袁紹也。紹亦何愈於操哉。紹與操自靈帝以來。皆有兵戎之任。而表出自黨錮。固難容諷議之士爾。荆土雖安。人不習戰。紹之倚表。而表不能爲紹用。表非戡亂之才。何待杜襲而知之。表亦自知之矣。躊躇四顧。於袁曹之間。義無適從也。勢無適勝也。以詩書禮樂之虛。

文示閒暇無爭而消人之忌。表之爲表如此而已矣。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不爲禍先而僅保其境。無袁曹顯著之逆。無公孫瓚樂毅之愚。故天下紛紜而荊州自若。迨乎身死而子孫舉土以降曹。表非不慮此而亦無如之何者也。杜襲之語繁欽曰。全身以待時。襲所待者曹操耳。欽與王粲則邀官爵醺樂之歡於曹丕者也。夫豈能鄙表而不屑與居者哉。諸葛公僑居其土而云此中足士大夫遨遊亦唯表之足以安之也。天下無主而徒以責之表乎。

林紓曰。英雄滿志之日。卽其後來短氣之日。天下方亂。勝敗足定存亡。萬萬無中立之事。其幸能中立者。必數雄方鬪于必爭之地。無暇及此。偏隅尙可假息中立。顧卽謂爲無事。則敗亡亦決相踵。斷不能假詩書禮樂之虛文。悉力以抵禍亂。劉表之有荊襄。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又曹袁方持于官渡。似天下之重在荊襄。助操則覆紹。張紹則亡操。固矣。乃表非其人。旣遣韓嵩詣操。又懷疑而殺之。嵩有辭而免。劉備在側。又不假以重兵。用固其圍。

此正先生所謂四顧于曹袁之間。義無適從。勢無適勝者也。顧無適從。終必有從。無適勝。終當圖勝。袁曹之角。力定有一敗。袁紹懷諫。殲忠。萬非曹操之敵。操（シニシ）乘威召（シニシ）之。勢利兵以向江漢。其事本在意中。表名高俊。及卽舉州內附。操亦將變其所以處琮者處表。表亦萬無全地。何者。託仁義以聳衆。操之所甚惡者也。劉表平宗賊。貝羽拒袁術。皆假託仁義之說。操固聞之。計不取表。卒爲江漢之患。亦無以席捲江南。幸整兵南來。表適病死。身不見辱。其遇滋勝于梁武。梁武未貴時。與沈約謝朓等。號八友。表與陳翔范滂等。亦曰八友。梁武起事。謀之王茂呂僧珍柳慶遠。表之平賊領郡。則謀之蒯良蒯越蔡瑁。梁武兵略。能卻魏軍。走王肅劉昶。表亦孤立于袁術孫堅曹操袁紹之間。一無所怯。顧北人譏梁武。專事衣冠禮樂。而英雄記亦載表開立學宮。博求儒士。又一一與梁武同。梁武不幸見困于侯景。表則未及敗而死。此差勝耳。然而始滿志而終短氣。二人均有自全之思。然萬不能全于英雄角勝之秋者也。先生謂天下紛紜。而荊州自

若。吾謂表果不死。其身亦決不自若。然而袁術狂謬。公孫愚妄。袁紹驕恣。表皆無之。吾亦不能推表爲英雄也。

論呂布

呂布不死。天下無可定亂之機。昭烈勸曹操速殺之。此操所以心折於昭烈也。當時之競起者衆矣。孫堅以戡亂爲志者也。劉焉妄人也。而儉以自容。劉表文士也。而無能自立。袁紹雖疏而有略。其規恢較大矣。狂愚而逞者袁術。而猶飾僞以自尊。頑悍而樂殺者公孫瓚。而猶據土以自全。若夫條彼條此。惟其意之可。爨發旦暮。狂狂馳而不能自信。惟呂布獨也。而有驍勁之力。以助其惡。嗾之斯前矣。激之斯起矣。觸之斯鬪矣。蹂躪於中夏。而靡所底止。天下未甯。而布先殪。其自取之必然也。呂布殪而天下之亂。始有乍息之時。亂人不亡。亂靡有定。必矣。嗚呼。布之惡無他。無恆而已。人至於無恆而止矣。不自信。而人孰信之。不自度。而安能度人。不思自全。則視天下之糜爛。皆無足恤也。故君子於無恆之人。遠之惟恐不速。絕之

惟恐不早。可誅之。則勿恤其小惠小勇小信小忠之區區。而必誅之。而後可以名不辱而身不危。與無恆者處。有家而家毀。有身而身危。乃至父子兄弟夫婦之不能相保。論交者通此義以知擇。三人行。亦必慎之哉。

林紓曰。下邳之役。呂布降於曹操。操用劉備書。殺布。先生謂呂布無恆。殺之者。心折劉備之言也。余則謂雖無劉備之言。操亦殺布。備之勸操。亦非畏布。英雄復仇之心也。試問操之燭邇見遠。甯不知布之反側。丁原董卓事。天下耳目昭然。操不忠漢。則甚欲天下之忠己。苟或苟攸。導之以正。尙爾加害。以爲不附於己。丁董之禍。甯待昭烈言之而始警覺。但觀縛虎不得不急一語。目布爲虎。已無參養之心。不過因劉備一言。避己殺降之名。推過於備而已。而備亦斷非虞布之足爲己患也。布獨當一面。則夸謾兇驕。動致扇攪。一歸曹操部署。亦曹洪典章之倫。聽操發縱指示耳。備心息息抗操。卽增一呂布於操軍。而關張亦足以敵之。此亦非備之所虞。其必欲殺布者。復仇也。東縉之敗。布獨身走備。延備

己帳。出行酌名備爲弟。然言語無常。備已不悅。下邳之襲。乘備喪敗。虜備妻子。爲仇一也。紀靈之來。備勢岌岌。布爲射戟支用。息其鬪。顧備合軍得萬餘人。布卽攻備。備走歸操。爲仇二也。袁渙爲備賞接之人。布乃使之作書罵備。渙守死不阿。布慚而止。爲仇三也。李廣英邁。尙殺醉尉。矧備嫌布已深。甯能置之地上。布罵備曰。大耳兒。叵信。其意正謂和解紀靈之爭。然爲德不卒。叵信者正宜屬布。不屬備。先生之斥布爲無恆。正惡其奔走四方。於人一無所信。然布將高順。已見及矣。順之諫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不肯詳思。動輒言誤。此無恆之一證也。劉備知之於前。高順箴之於後。先生復取其無恆之流弊而痛論之。布之生平。揭於此矣。至言與無恆者處。有家而家毀。有身而身危。則昭烈之見困於布。正復如是。然則謂備爲報仇。殊非妄也。

論荀彧

荀彧拒董昭九錫之議。爲曹操所恨。飲藥而卒。司馬溫公許之以忠。過矣。乃論者。